

論彝族詩歌

〔彝〕漏侯布哲 等著
王子尧（彝） 翻译
康健 王冶新 整理
何积全



18

貴州民族出版社

論彝族詩歌

〔彝〕漏侯布哲 实乍苦木等著

王子尧（彝）翻译

康健 王冶新 整理
何积全

贵 州 民 族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周国茂

封面设计：周发书

封面题字：文 蒙

论彝族诗歌

〔彝〕漏侯布哲 实乍苦木等著

〔彝〕王子尧 翻 译

康 健、王冶新、何积全 整理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八角岩省府大院内）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360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数印：1——1000册

ISBN 7-5412-0097-2/I·36 定价：2.30元

《论彝族诗歌》序

刘 魁 立

当我怀着兴奋的心情阅读这部《论彝族诗歌》文稿的时候，不能不赞叹彝族文化先贤的睿智和巨大贡献，同时也不能不敬佩王子尧、康健、王冶新、何积全四位同志在这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慧敏的眼力，科学的态度和锲而不舍地为民族文化事业献身的可贵精神。

这几位同志为整理彝族的文论遗产，积七年之辛劳，先后推出《彝族诗文论》、《论彝诗体例》和这一部《论彝族诗歌》，这样就把十多位彝族文论大师的十几篇诗歌论著汇集在一起，形成一套规模可观的集成。这套丛书的不朽价值和这些同志的历史功绩，或许不是现在能够说得完全透彻清楚的。

这一部《论彝族诗歌》共收五篇论著，除《谈诗说文》为漏侯布哲所作、《彝诗九体论》为实乍苦本所作之外，其余三篇论著：《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作者均无可考。作为一个读者，我是多么希望能够读到关于这些佚名的大师的考稽，同时也多么希望有人能把唐宋以来的彝族文化伟人，诸如举奢哲、阿买妮等、以及本书所涉及的漏侯布哲等的事迹、思想、贡献都详细地考证出来，贡献于世人！这也是彝族文艺理论批评史的基础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

据王子尧等四位同志的考据，收在此集中的五部论著，大抵成书于明清两代，这使我们不能不惊叹，在那样早的时代，我们

的彝语文竟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这套《彝族古代诗文论丛书》的第一集《彝族诗文论》，曾经介绍过彝族诗论先贤举奢哲和阿买妮等五位著作家的文论著作，据翻译整理者推断，他们大约为魏晋至唐代之间的彝族著作家。根据他们的著作推断，那一时期彝族同胞在诗歌创作方面，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文艺理论方面也已打下了相当深厚的基础，达到了对于当时时代来说相当高超的水平。在文化方面，那该是一个多么灿烂辉煌的时期啊！我想，如果文化史家能够写出这一时期的断代史的话，这一时代的巨大文化成就一定会令世人钦赞不已的。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部《论彝族诗歌》的几部论著，对举奢哲等文化先贤多所征引，并且在他们的遗教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发展，有所增益，有所发挥。这一事实雄辩地说明，自魏晋以来，关于彝族诗歌的理论观照，论者代有才人，著作连绵不断，涉及全面，体大思精，不仅具备了泱泱堂堂的宏大规模，而且已经形成传统，其发展之轨迹，历历可寻，这不仅是诗歌发展的理论总结，而且也是理论思维自身的演进和深化。这是一笔多么珍贵的财富啊！

彝族诗论大师举奢哲（《彝族诗文论》之作者）、阿买妮（《彝语诗律论》之作者）等人的诗歌理论精要，在晚出的本集所收的诗论中得到了渐趋系统化的阐释。这五篇诗论或详密、或简赅地引用和阐发了前人的理论成果。如举奢哲等人关于诗骨、诗律、诗歌的感染力和多层社会功能等问题的论述，在本集《论彝族诗歌》、《彝诗九体论》等著作中都得到了反复的强调和充分的阐发。

写诗需要有真情，同时也需要发现。对事物需要有新的视角，新的挖掘，新的感情领会。研究诗歌同样要有真情，同样需要发现，需要规律地发现。例如，《谈诗说文》的作者漏侯布哲

在继承前人诗论成就的基础上，关于诗歌创作主体的基础条件有所发挥，见解十分精到。他认为诗人进行诗歌创作，需要具备的先决条件大致有十项：“一要书根深，二要文笔强，三要有识力，四要史事熟，五要诗艺精，六要谙民情，七要知君臣，八要知山名，九要知河道，十要有真才。”

这里的每一项，例如“史事熟”、“谙民情”等，都是极为重要的基础条件，都有十分丰富的潜蕴和思想内涵。只有深入开掘，才能体会这些先贤的真知灼见。这使我联想起白居易所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寥寥数语，包含了十分深刻的思想和极其崇高和严肃的要求。漏侯布哲等人的许多论述也是如此，或许在某些地方更为系统、全面，更发人深思。

关于诗歌创作的艺术技巧，本集所含的各篇论著，则发挥得更加精细绵密，淋漓尽致。

当年阅读《红楼梦》，读到林黛玉同史湘云于中秋之夜，在大观园凹晶馆联诗一节，见史、林有“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句，令我击节不已，至今难忘。现在说“诗魂”、“词魂”、“思魂”，说得很多而近乎滥了。“诗魂”一词不知是否曹雪芹为始作俑者，但在他的书中肯定是一种艺术手段。而在彝族文论家的笔下则不然，这里的“诗魂”、“诗影”、“诗骨”、“诗思”等用语，显然是术语性的概念，不是象征，不是比喻，而有确定的科学意义的内涵。不仅如此，这些术语在诸家笔下，分别时代，各有发展。本集《论彝族诗歌》一文称：“诗要写诗魂，诗思并诗影，影魂旨相连，思旨魂相生，凡此须会意，微妙难具言，诗篇能如此，堪为力作传”。

这样一些深邃精微的思想，不仅蕴藉丰富，需要我们深入挖掘，而且也是对举奢哲等前人、以及同时代人的很大发挥和突破，有待于后人对其发展和贡献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面对这样

丰富的文化遗产,除了表示惊叹和折服之外,怎么能够不感到自己
有责任很好地学习和理解,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这笔珍贵的财富呢!

以诗歌的形式阐发关于诗歌的理论见解,在我国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民族当中,所见甚多,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白居易的《读张籍古乐府》等,不胜枚举。维吾尔族的古典名著《福乐智慧》,也是如此。在其他兄弟民族当中这种情况也很常见。在彝族的文化传统中,这一特点就表现得尤其突出。这样看来,关于“诗论诗”发展的研究,便也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课题了。

本集的论著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它们的内容远非可以用“诗论”来概括、来圈限,涉及面的广泛,思想的开阔,思路的自由、舒展,阐述的概括和精细,都是让我们现在的读者感到钦佩的。

真正科学的、深刻的思想,总有不尽的内容,让人们去不断挖掘,人们总会结合自己的历史时代情况,一次又一次地从中汲取新的启示。我们今天仍然能够从这些论著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借鉴。这也是这些论著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我们多年来深感遗憾的一件事是,我国历代少数民族在文论方面的贡献,没有得到很好地挖掘、整理、研究和反映。而兄弟民族的历代文化巨匠在这方面确实有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时代把这项任务赋予了我们,同时也为我们创造了实现的可能性和广阔的前景。买买提·祖农、王弋丁、王佑夫等诸多先生已开始致力于这项有意义的工作,通过一代人的努力追求和切实奋斗,理想的境界将会逐步达到,全面反映和深刻总结中国各民族文论成就的宏篇巨制的出现,当会是不太遥远的事情。那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或许就能更恰如其分地评价为翻译、整理、出版这套丛书而不惮劬劳、贡献心力的四位同志、以及贵州人民出版社和贵州民族出版社所做工作的意义了。

目 录

《论彝族诗歌》序·····	刘魁立 (1)
彝诗史话·····	佚名 (1)
诗音与诗魂·····	佚名 (17)
论彝族诗歌·····	佚名 (32)
谈诗说文·····	漏侯布哲 (75)
彝诗九体论·····	实乍苦木 (114)
后记·····	(153)

彝诗史话

〔彝〕佚 名 原著

远古的时候，
天下人世间，
人类也很多，
可是不聪明，
见闻既不广，
知识也不富，
物类样样有，
人却不认识。

要说古时事，
先从文讲起。
不讲文的根，^①
谁也难分辨，
要讲文的根，
我来说下文。

在那很早时，
文根是这样：
那时的天上，

天上有文章。
可是地上呢，
一只有“雨斗”，^②
二只有故事。
这些古时事，
讲来都很远，
不讲人不知，
要讲从头讲，
从头来叙根。

诗文如今呢，
各书中都有。
文章各有体，
诗文讲声韵。
各体诗文中，
无韵不成体，
不押不成诗。
诗有各种韵，
物类各有根；

什么都有源，
万事讲根生。

无根不成材，
无主不成线。
诗中样样有，
妙语书中藏。
彝诗书之根，
书根要讲音，③
音要讲音根。
如像彝书中，
“雨斗”的来历，
那时的雨斗，
说的是这样——

兄妹二十位，
他是雨斗根，
雨斗根很长。
在那时候呢，
树上有繁花，
花中有甜蜜，
花蕊是甜的。
其后花蕊中，
结出了硕果。
那些硕果呀，
美味又甜蜜，
在天上人间，

人们都爱它，
而且都爱吃。

这些果树呢，
长在碧波上，
百种百样鸟，
飞来果树上，
欢快地鸣唱。
这样一来呢，
美丽的白雁，
也成群结队，
飞来果树上，
吃了甜蜜果，
唱起美的歌。
青鸿也如此，
成群飞了来，
叫呀叫唧唧。
这样一来呢，
果树成了呀，
成了雨斗根，
雨斗树根源。
说的是这样。

树大根子深，
果多树繁茂，
四面果子密，
八方根子深，

千千万万果，
要数数不清。

找到果子呀，
才能品美味，
找到树干呀，
才好理树根。
诗文叙雨斗，
要从音根起，
要从音调分。
音中有高韵，
诗中韵律分。
凡诗像果树，
各按品分类。
叙述真实事，
情况须搞清。

要说古文章，
古文有记叙：
七十二鲁朵，④
七十二章文。
各章各有叙，
各叙各有文。
可是这种诗，
都要讲声韵，
鲁有鲁的调，

朵有朵的声，
声调句中出，
韵律字内分。

音调有阴阳，
高声阴为主，
低声阳为合，
阴者要有主，
阳者要能合。
阴合阳分成，
韵变韵转调，
调转韵变合，
声韵讲规律，
声律也常变，
写书此为根。

如像古时文，
且舍的文章，⑤
文章八十篇，
篇篇有规矩，
音律各分明。
每一篇之中，
韵有韵的转，
声有声高低，
各种音律合，
篇篇叙得清。

篇章内有押，
字句中有扣，
换韵须合律，
各体应分明。
依律才成体，
各有规可循，
才叫好诗文。

另如有的诗，
写的色吞家：⑥

色吞家的牛，
牛有几百头，
色吞家的马，
好马几百匹，
色吞家的羊，
羊有几千只，
牛马羊群旺。

又如色吞家，
他家所在地——
春天到来时，
好花到处开，
四山真美丽。
无数的花卉，
绿的绿茵茵，
红的红彤彤，
白的亮晶晶，

黄的黄铮铮，
天下世间人，
耳闻者千千，
目睹者万万。

能分辨的人，
一世影蒙蒙，
二世蒙蒙补，
三世补雅母，
四世母以撮，
五世撮额则，
六世额则卜，
七世则卜雅，
八世卜逗迭，
迭外阿举九，
阿举奢末十。

阿举奢末时，
知识很广博，
诗文多又多，
诗歌各体备，
见闻真丰富。

人世间诗文，
哎哺家最多。⑦
哎哺家的诗，

诗章到处有，
哎哺家诗音，
出在各书中。
哎哺家十代，
代代是君师。
其后哎哺家，
出了一君师，
他的名著多，
他的诗篇广。
哎哺十一代，
出了举奢哲，^③
文章满天下，
书根遍地传。

如像举奢哲，
他所写的书，
书要讲声韵，
句要讲句扣，
“偶”有“偶”的连，^③
字有字的主。
诗要讲音律，
无韵不成诗。

诗有各种体，
各体笔下生。
诗美文深厚，

文若不深厚，
写诗诗不成，
声韵难分明。
写诗文根厚，
写来韵律清。

诗要有句押，
诗也有字押，
诗歌写三段，
各段要叙明。
段段有相押，
各段有相扣。
所以举奢哲，
他所写的诗，
诗文遍地是。

且舍这一家，
也在那时候，
出了一能人，
此人文笔深。
古经他全知，
古文他全懂，
凡是天下事，
他都曾记下。
如他所写的，
写诗句句扣，

每句都有连。

“偶”要有偶扣，

连要有句连。

头中尾句间，

两偶要相扣，

三偶要有连。

一到五句中，

要有两偶押，

要有三偶连。

句与句之间，

韵有韵的转，

字有字的扣，

偶有偶的连。

一定要做到，

写诗才有骨。

诗当中的根，

根有各种根：

有的是字根，

有的是偶根，

有的是句主，

句主可当根。

写诗要抓根，

根要诗中有；

有根诗有体，

无根诗不生。

诗根就象那，

人世间事情。

一切事情呀，

都要从头起，

也要从根理。

所以写诗么，

必须抓主根。

另如那时候，

实勺和尼能，

他们两家呢，

生长了举君。

可是这举君，

他同举奢哲，

同在一屋坐，

共一起读书。

举奢哲他呀，

读书很用功，

眼过千卷书，

能背千篇文。

读过多少年，

背过多少月。

这样的日子，

不知过多久，

多少年之后，

实勺这一家，
出了一君长。
这位君长呀，
人称筹举君。^⑩
筹举君长呀，
他在人世间，
当上君长后，
署莫额为臣，
打开了思路。

论舍吞这家，^⑪
生长一男儿，
他名叫猛合。
猛合这人呢，
东南西北方，
他都查看过，
不管到何方，
他都讲奢哲，
说他文章好，
讲他诗文深。

恒也这一家，^⑫
生了一强女，
此女名叫呀，
名叫阿买妮。^⑬
阿买妮这女，

生来很聪明，
天上事她懂，
地上事她知，
不管什么事，
她都细寻思。

在那时节呀，
人间一大师，
这位大师呀。
就是举奢哲。
举奢哲大师，
他和阿买妮，
早已就相识。
他俩相友善，
他俩相帮助，
他俩植文根。
文根他俩创，
文章他俩写。

在那时候呀，
天师举奢哲，
他和阿买妮，
摇手摇手写，
不写的也写，
文章写千篇。
他们两个呀，

在那时候呀，
就在实勺家，
在那里谈文，
在那里写诗。

凡诗他俩写，
是文他俩作。
不写的也写，
人间万事写，
不谈的也谈，
诗文从根谈。
他俩每日里，
成天作诗文；
他们每夜里，
夜夜诗百篇。
他们俩的手，
日夜停不住；
笔在手中拿，
不停的摇动。

实勺这一家，
黄纸多又多。
这些黄纸呀，
张张一个样，
都有各种字，
各种字行出。

实勺家黄纸，
每一张如此，
张张都有点，
张张都有斑，
各种各样纸，
斑斑点点的，
画出了行数，
写下了诗文。

那些诗文呀，
波涛般涌出，
到处都是诗，
处处都有文，
文章满天下，
诗文四方吟。
每章诗文呀，
谈的天下事；
每句诗文呀，
声韵都齐全。

文是文来呀，
音则有韵生。
偶中诗有韵，
文中诗韵生。
声有声的转，
韵有韵的生。

各韵有各声，
各声有各韵。
上下各有主，
句各有区分。^⑨
诗有诗的主，
韵有韵的根。
写诗不讲韵，
诗歌无灵魂；^⑩
诗要讲声韵，
诗中才有魂。
诗中魂为主，
万事万物生。

阿买妮写诗，
句句有灵魂。
若是不讲韵，
又是魂不生，
那么你写诗，
写诗诗不像，
谈文文不深。
凡诗的写作，
须讲韵与魂，
写来诗才好，
传下文才深。

举奢哲说过，

诗有各种体，
事物各有根，
诗要讲声韵，
也要有扣连。
各句各有主，
两句主成双；
三句有对正，
四句双韵生；
五句单韵连，
六句双韵对，
七句声韵转，
八句变韵生；
九句偶有扣，
十句各韵分。
十韵单双传，
书写是主根。
诗歌各种体，
把住以上根。

阿买妮谈道：
凡诗有头尾，
事物有根生。
诗有诗的类，
每类分主根。
诗韵四百多，^⑪
文字千万余，